

关于重庆“大隧道窒息惨案” 两个问题的补充讨论

杨 筱

内容提要 1941年6月5日夜,日军对中国重庆市实施无区别轰炸,造成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。本文分析、考察了惨案发生的原因:警报时间长、只休息了一次;入洞者超量,致使发生骚乱;防空组织混乱;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。论证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。

关键词 重庆 大隧道窒息惨案 惨案原因 死亡人数

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《航空部队使用法》规定:“第103:政略攻击的实施,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、经济、产业等中枢机关,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,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,挫败其意志。”这样,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不久,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。日军1939年至1941年对中国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,就是在此“政略攻击”战略下实施的。关于日军轰炸重庆的著述已非鲜见,而笔者仅想就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轰炸导致的“大隧道窒息惨案”做考证,以澄清一些史实。

一 惨案发生的原因

1941年6月5日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:“是日敌机廿四架分第三批(每批八架)袭渝,自17: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。”第一批于“19:28侵入重庆市空投弹,至19:54始经丰都东逸。”第

二批于‘20:4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:20经丰都东逸。’第三批‘22:1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:13经丰都东逸。’警报情况是:‘本部于18:08悬红球一个,18:18发布空袭警报,18:57发布紧急警报;21:18悬红球两个,21:40卸下两个红球;23:01又悬两个红球,23:27发布解除警报。’^①警报信号的意义是:悬挂红球1个,预告空袭,悬挂两个红球,是空袭警报,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,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,又卸两个红球是再次紧急警报,又悬两个红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。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。警报种类是:空袭警报:敌机距离200—300公里,紧急警报:敌机距离50公里,解除警报:敌机离去200—300公里。

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,5个半小时的警报避难过程中,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人们在空袭间隙中只休息了一次。这是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出事地点的较场口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、演武厅、石灰市3个出口,长度438.4米,乘以宽度2.5米,面积是1096平方米。乘以高度2米,等于2392立方米。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4人/平方米,根据审委会的解释是:‘镇静之避难者,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小时,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,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,每人应有3立方公尺之空气量。’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人。80年代重庆市人防办勘测计算,有木凳958条,每条坐3人,共计2874人,按每平方米4人计算,占地575平方米,剩余面积521平方米,人防办按站着的人6人/平方米计算,这只是一种随意的估计,为3126人,又加上梯道面积134.75平方米,按坐5人/平方米,站6人/平方米计算,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,共计555人。算式2874人+3126人+

^①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67,第6页。

555人=6555人。^①这么计算,全洞最大超常容量为6555人,这与当年惨案调查时估计相同。

关于惨案当天入洞人数,尚未发现史料可以确证。但从现存档案中可知,入洞者超量当为惨案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据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,他在空袭警报后进洞,被人潮推压拥挤,洞内发生打架情形。不久出现窒息征兆,随之严重窒息开始发生。^②另据演武厅洞生还者郭伟波回忆,容量超常,致使缺氧窒息,发生骚乱,人群拥挤,无法进退。^③

防空管理的混乱,也是导致惨案的一个原因。管理重庆空袭救护防护的机关,主要有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、防空司令部和防护团,但前两者不相统属,防护团为义务组织,成员缺少训练,素质很差。这些都导致了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乱。如防空期间通告休息,按照警报规定,卸下两个红球表示紧急警报,又悬红球两个是通告出洞休息。然而当天球台的警报灯球坏了,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。但是当年3月航空委员会颁布《防空警报信号大纲》第11条规定:“被毒地区日间用红旗夜间用红灯加以标识。”^④于是,这个信号的含义有两种,使得人们无所适从。又如有资料记载,防护团员或“持枪威逼民众出外”,或“不准群众出外”^⑤,也说明了疏导指挥工作的混乱。

另外,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,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一个原因。如日本从1940年“101作战计划”开始,运用长时间轰炸战术已经是常规。1941年超过3小时的轰炸有32次,占全年轰炸比例

①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:《重庆市防空志》,1994年版,第218页。

②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66,第123—126页。

③ 《重庆抗战纪事》,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,第183页。

④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66,第35—36页。

⑤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67。

的44%。我方计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气量,却仅仅以2小时为限度,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。

又如,设计者谢元模、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^①,所以,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。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,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,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,但隧道都很长,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,使设施原理失效。另外,又没有排水沟设施,洞内积水无法解决,天气炎热,人口一多,潮湿蒸发上来,气闷难当。洞身高度不足,顶石风化,进出口也太少^②,也造成进出不便。

关于通风设备,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月中旬安装好了电动通风机,6月3日试验开车,约定5日下午14:00—17:00验收,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,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。据谢元模解释:“因本人非电器专家,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,因该人未到,故未往验收。”^③据防空部第三处正、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,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,军政部拒绝验收,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。造成防空洞质量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挪用。据谢元模报告^④,通风照明设备工程,1940年7月到11月为第一期,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,应合计70万元。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,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,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万元,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万元。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。1940年12月,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,因为付不起钱,只买

① 丁荣灿手稿。

② 《审委会报告》,《大公报》1941年7月3日—4日。

③ 《审委会报告》,《大公报》1941年7月3日—4日。

④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67。

了 20 具,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。^①

二 惨案死亡人数

“大隧道窒息惨案”死亡人数到底有多少?有不同说法。当时传闻一位老太婆坐在洞门外数尸首,出来一个丢一根竹签,她数出来几万的数字。事实上她不可能在场,警报解除后立即将现场封锁,设置了 4 道封锁线。^②据 6 月 5 日重庆卫戍司令部记载:3 洞共窒息 700 余人。6 月 10 日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报告蒋介石:死亡 827 人、重伤 165 人、轻伤 1000 余人。他在 11 日致地方法官林和成函中解释说,此数是依照该部抢救死亡、重伤人员标准核发奖金的数额确定的。^③6 月 7 日《大公报》中央社报道,死亡 461 人、重伤 291 人。日本《朝日新闻》最初报道死者 700 余人,6 月 13 日报道死者约 1000 余人,20 日报道死者 1.2 万人。6 月 8 日蒋介石命令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调查。7 月 3 日,隧道窒息案《审委会报告》称:“统观各种报告数字,本案死亡人数,本会认定以 992 人为最准确。又本案因重伤送入各医院者计 151 人。”他们的根据是:“据向驳船公会调查所得,计共运出棺柩及箴制临时葬具共 919 具(内小孩尸体间有 1 具内装置 2 人者)。”又据警察局报告:此次小孩死亡共为 146 人;再据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掘埋股报告:此次装木棺 816 具,箴制临时葬具 72 具,计共 880 具,查与向驳船公会调查所得数字相近。报告根据算式 $919 + 146 \div 2 = 992$,得出死亡数字最高 992 人的结论。

① 重庆市档案馆工务局卷案卷 179/4。

② 丁荣灿手稿。

③ 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卷案卷 67。

1995年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撰写的《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》称窒息案中“惨死市民近万人”。^①但没有提出任何论据,好象是直接引用幸存者郭伟波的原话。但郭伟波看到的仅是其中一个洞的情况,不能了解全部。而且,窒息的人有些后来呼吸新鲜空气后苏醒了。惨案中究竟死亡多少人?还必须有实证和统计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。

1994年重庆市人防办撰写的《重庆市防空志》^②,说惨案死亡人数“估计为2000—3000人”,也没有为该“估计”提出必要的根据。

前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登记股股长欧阳平1984年回忆称,前后登记共计3次,历时3个多月,死亡人数最终没有超过最大的编号650。据他认为,决不会有死亡遗族没有前来登记的情况,理由是:1.登记尺度很宽,手续不难办理,而且案件影响大,不会有人不知道;2.抚恤金又较优厚(死亡120元、重伤80元、轻伤40元、无家可归50元),受难者家属不应该放弃;3.该会调查股曾前往派出所调查,较场口一带死亡绝户的事情未见。所以,650人是死亡最大数字。^③

欧阳平作为当年直接处理其事的执事人,提出650这个数字,应该较为准确。但是,他排除650数字之外的其他可能,又有一点武断。他说因为进洞要凭证,外来人不可能进洞,所以他排除较场口地区以外可能入洞的死亡者。据报载,1941年6月初才通告发放新的进洞证,5日不见得那么快就厉行凭证进洞的规则。7月6日还报道市民必须购得入洞证才能买到平价米,可见一个月后推

①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:《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》,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,第55页。

② 《重庆市防空志》,第432页。

③ 《重庆市文史资料》第31辑,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,第45页。

行入洞证还有困难。较场口居民以外有人进了大隧道,比如徐元新就是单身从江北来,躲进了十八梯洞。这从又一方面证明,如果是单身的外来人死在洞里,很可能身份不明,无人代为登记。但这些人可能不会很多。

还必须注意到该案特别之处,即它发生在有限的封闭地域即大隧道内,尸体由政府统一处理,数字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,死亡人数可以据此确定。《审委会报告》也以此为据,公布为 919 具葬具,开出了清单,罗列全部运尸木船号码、船主姓名、船工人数、停泊地点、葬具具数各栏。如果还可能有别的处理尸体情况,应该有可能推翻它的新论据,但是当年到现在都没有。

(作者杨筱,1957年生,重庆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

(责任编辑:李仲明)

《东史郎战地日记 1938.10—1939.9》

由纪廷许、王丹丹、王键翻译,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4 月出版的《东史郎战地日记 1938.10—1939.9》,是去年出版的《东史郎日记》的接续,记述了此期作者跟随日军部队在华中地区的侵略行动与内心感受。